

丑
陋
的

中
国
人
研
究

目 录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导引	(5)
蒋介石与孺慕症 见《蒋介石研究三集》一书)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8)
从认贼到被贼认	(11)
从胡老太秘录看钱大头忘恩负义	(15)
辜振甫忘恩负义了吗？	(33)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50)
——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	
义助柏杨的外一章	(82)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98)
将相怎样才能和？	(106)
——答孙观汉先生	
怎样摸公羊	(120)
王八一落千丈考 见《中国性研究》一书)	

王八过敏症 见《中国性研究》一书)	
你不能只做一半	(126)
柏杨割错了屌(见《中国性研究》一书)	
柏杨替武则天乱伦 见《中国性研究》一书)	
让人 x 了三百年才复仇吗? 见《中国性研究》一书)	
柏杨替毛泽东投降	(133)
为何而战?	(136)
恩仇心理学	(152)
——回邓维桢的信	
可耻的柏杨症候群	(155)
柏杨怎样暗中篡改文章?	(158)
柏杨的卑鄙及其他	(161)
柏杨国文程度不够	(164)
柏杨无知乱译《资治通鉴》	(167)
柏杨的国文历史程度不配翻译《资治通鉴》	(171)
跋“李敖给王光美信”	(178)
跋“王金仲达给李敖的信”	(186)

(本书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时,原编入他人文字多篇,因不便收入“李敖大全集”中,现予删除,特存目于后,以志前缘:
一、柏杨事件之追忆 二、行走在地雷上 三、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四、望文生义,错译连篇,
五、再评《柏杨版资治通鉴》 六、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七、叶落枝残诉柏杨 八、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九、《丑陋的中国人》断想 十、《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导 引

《庄子》中说惠施的哲学 有同异之说 所谓 大同而与小同异 此之谓小同异 万物毕同毕异 此之谓大同异。’意谓大同和小同相差异 叫做小同异 万物完全相同 也完全相异 叫做大同异。这一见解，用来说明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倒是十分贴切。

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或其他种种原因 自有‘性相近 习相远’的小同异或大同异，其中差异 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对民族性的注意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对希腊与波斯的民族性做过比较研究。两千多年来 民族性的种种 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

大致说来，民族性的特色在表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是一般的、典型的、众数的人格（Modal Per-

sonality) 并不是唯一的人格类型 只不过是主要的人格类型。所以在同一种民族性中 也有许多“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的“变性”代表出现。当这些乍看起来迥异该民族性的变体出现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也是该民族的产物，纵使它不占多数。因此 三个臭皮匠固然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一个诸葛亮也未尝不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

民族性是很含混、很笼统的，偏重地理上或生理上的素质说 (Constitutional Theory)，不足以尽之。因为后天的思路与教化也混同而入，结果显示出来的，在某些方面，一如中国的小脚，它既是生理的缠足，又是心理的“足恋”及其他。由于人们难以细察，所以，概括的民族性也就定形，而成为框框看法 (Stereotype) 严格说来，这是很偏颇的。

例如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邪恶的东方人”(Sinister Oriental) 在中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多邪恶丑陋，但是，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光风霁月，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

邪门儿的是，有的中国人，他的眼中、他的笔下，只有三个臭皮匠，却无一个诸葛亮，并且视野所及，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概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

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地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史家汪子飏荣祖在《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这种作者“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

为了谴责也为了拆穿，我出此研究一书，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几个特性聊做举证。这些特性是丑陋之尤者，比起忘恩负义等恶德来，其他丑陋，犹小焉者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蒋经国的 “田单症”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是不学有术的祸国人物。本来祸国就祸国 有术可也 何必曰学 但蒋氏父子却附庸风雅 硬要在术字上面加学码，于是就学术起来。不过因为基础本是不学 再怎么加 也白加 甚至还闹出笑话。笑话中最有趣的 是关于田单的。

蒋介石好田单学 自谓“田单一日复齐七十余城”是“战争艺术”这一立论 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在政工干校讲的“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以一介武夫 好田单学 所以以“毋忘在莒”运动为天下倡 说“毋忘在莒”典出田单复国云云 这就是大笑话。因为“毋忘在莒”典出古书《管子》 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戚的祝福和劝告 原文是：“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 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

毋忘夫子之言 国之社稷 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 也见于古书《新序》 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 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 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 齐之社稷 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 必不骄矣！”上面这种典故 在古人行文时 只要提到 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 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 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 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 稍懂古书的人 没人敢‘瞎猜’ 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不学有术的蒋氏父子，却公然带头唐突学术，硬把‘毋忘在莒’给栽在田单复国头上。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 是周庄王十一年 纪元前六八六年 的事 而田单复国 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 纪元前二七九年 的事，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蒋氏父子张冠李戴 硬把战国的齐国 当成春秋的齐国 战国的莒城 当成春秋的莒城 把田单当成齐桓公 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 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 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蒋氏父子这样子田单化 不但施之于历史 还行之于戏剧 呢 据今年一月十七日《民生报》登曹健、钱璐夫妇回忆：

先总统蒋公每逢生辰，都赴金门避寿，康乐总队每年必定排演一出戏祝寿，有一年演《田单复国》曹健饰田单 钱璐饰田单夫人，一场田单祭祖的戏 演着演着 忽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先总统蒋公带着经国先生，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田单祖坟鞠躬，台上的演员全感动得热泪盈

眶。

文艺心理学上有所谓移情作用 (empathy) 它是罗斯金 John Ruskin 所谓的“情感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这种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把自己神入文艺之中 对文艺 不是“旁观者”(contemplator) 而是“分享者”(participant) 分享到极致时候 陶然忘我、凄然成他 自不在话下。这种移情作用 表现在观众席上，有时到了有趣的程度。一位英国老太太在看到《哈姆雷特》(Hamlet) 最后决斗时 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当心呀 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一位台中女中女学生 在看到米基兰尼 (Mickey Rooney) 打拳放水时 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你打呀 你打呀 你怎么不打呀！”

不过 英国老太太和台中女中女学生 她们仅管情移 但是散场以后 总有个完 绝没有到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男主角祖坟鞠躬的程度！可是我们的蒋氏父子呢，他们却要分享田单的血食，在戏台上的假坟面前，错认起祖宗来！田单何辜、田单的祖宗何辜 竟在两千两百年后 远在异城 没头没脑的被作弄至此，想来真真好笑极矣！而蒋氏父子共有一副什么样的大脑 也就可想而知矣！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从认贼到被贼认

国民党中央常委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四月八日刊出了一篇《里根、辜振甫相见欢》对另一名中常委辜振甫大展媚功。文中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辜氏出身世家，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就是辜氏的伯父。大概家学渊源吧，辜氏也说一口标准典雅的英语，成为他与国际重要人士交往的利器。这次在华府出席会议期间，辜氏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有同席之雅，据了解辜氏为了美国基于政治理由不肯卖高性能战机给台湾，而中共现已发展出比台湾 F—5E 性能较佳的 F—8 战斗机，还和布氏舌战一番呢。

辜氏长得一表人才 富而好礼 风度优雅 故中外人士多乐与交接。这次在华府开会，辜氏不仅在会上见了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华理斯、亚太事务助理国

务卿伍夫维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亚洲事务的席格尔博士等重要官员，会外也接触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朝野人士，可说做了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而辜氏谦谦君子，功成不居，不欲人知，愈发教人尊敬。可是辜氏究竟接近望七之年了，为国效劳之日苦短，这又不得不教人忧心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了。

这两段话，如果问题出在就正确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犹可原谅；但出在就错误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就不可原谅了。不幸的是，《中国时报》的肉麻，却正属后者。

《中国时报》所说“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生于一八五七，死在一九二八，鸿铭是他的字，本名汤生，别署汉滨读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〇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了，然后蓄辨易服，回祖国了。辜鸿铭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愤世玩世。

骂世 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 却是一个榜样。

《中国时报》说辜鸿铭是辜振甫的伯父 辜振甫英文棒是“家学渊源”是百分之百的就错误事实发动错误解释 因为辜鸿铭是福建同安人，辜振甫是台湾彰化人。辜振甫的爸爸辜显荣 耀星 是台湾一土蛋耳 八竿子攀亲也攀不到辜鸿铭 只是辜显荣归籍福建时 向辜鸿铭讨过一张照片而已 至多是同乡同姓而已 又何来伯父小侄的关系呢 辜显荣的“世家”是土生土长的汉奸 辜鸿铭的“家学渊源”再不肖也遗传不到辜振甫的头上吧？

既然事实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干，辜振甫为什么无耻地去硬认辜鸿铭做伯父呢？《中国时报》为什么也无耻地去硬认这门亲戚呢 原因无他，“中国文化”作祟耳！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认族”文化 这种文化特色是“无赖认亲”。它的最早形态是自认是谁谁之后 例如唐朝皇帝自认是老子李耳之后 于是追尊李耳是“元元皇帝”并把《史记》老子列传排名列传之首 又如郭崇韬自认是郭子仪之后 于是西征路上直奔郭子仪坟头 一厢情愿的大哭特哭。这类“无赖认亲”认的还只是远祖远亲 除了回转式的光宗耀祖 尚肉麻有限。不幸的是 这种“无赖认亲”于今为烈以后 就变得愈认愈近了。例如罗绍威做了节度使大官 就认罗隐做叔叔 大送其礼 蔡京为了拍当道马屁 就认蔡襄做族兄 大送秋波。后来蔡京当道 蔡薏又认蔡京做叔父 蔡京叫自己儿子出来见蔡薏，蔡薏一见 大叫认错了认错了 说他该认蔡京做叔祖才对、认蔡京的儿子做叔父才对 于是对蔡家父子一一磕头 亲上加亲 连认两代焉！

《旧唐书》李义府传 说李义府 既贵之后……无赖之徒苟

合 借其权势 拜伏为兄叔者甚众”。我名这一“中国文化”做“无赖认亲”语意本此。

佛教的《楞严经》有‘认贼为子’的话 中国俗语有‘认贼作父’的话 在认与被认之间 光宠攀附 都不乏脉络可寻。其中最可叹的是辜鸿铭，一代清流，不幸却被贼所认，不但被第一代称兄道弟 而且死有余辜 连第二代都要咬住不放 强呼‘伯父’不绝。老辜何辜 老辜何辜 我随笔写来 真要为辜鸿铭大喊其冤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从胡老太秘录看 钱大头忘恩负义

胡适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是中国村妇，她是胡适留学美国时，被胡适母亲代讨进来的过门“媳妇”。当时留洋回来的学生，大都把乡下婆子给休了，唯独胡适守信不变，回国娶了江冬秀。胡适给张慰慈题扇面，上写“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显然对这一婚姻心有戚戚。胡适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写信给赵元任，明说“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也绝对不能帮我的忙”。可见江冬秀实在配不上胡适，胡适一辈子照料江冬秀，正显出了他的伟大。

江冬秀嫁给胡适后，眼看是一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局面，她心怀自卑，自是常情。这一自卑，从胡家少奶奶变为胡老太后，才算减轻一点，尤其在她晚年时候，收了一个干女儿，她被干女儿奉承得无微不至，她的自卑也就很少了。

干女儿名叫张婉度，她有一个做过经济部长的哥哥，就是

张兹闾 又有一个做过北京大学教授的丈夫 就是钱思亮 她的身价自然不凡。钱思亮本是一教授耳 抗战期间 没什么名气。他能跟着国民党走 做国民党同路人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他和国民党有生殖器串连 第二、他和胡适有假生殖器串连，——他由太太出面 拜胡老太为干妈 当然他就是干女婿。他的干丈人胡适 在台大校长出缺时 自己不做 让给了钱思亮 自此钱思亮就平步青云 变成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了！

自从张婉度拜了胡老太为干妈后，钱家上下对胡家上下伺候得无微不至。胡适到台湾来，根本住的就是台北福州街二十号钱公馆 胡适约我到钱公馆聊天 我目击胡适被礼遇状况 已近肉麻程度 在另一边 胡老太在美国 就干脆住在钱煦家 钱煦是钱家二少爷 太太是胡匡政 他的哥哥是钱纯 太太是程琪 前教育部长程天放的女儿)他的弟弟是钱复 太太是田玲玲。在美国那地方，家里住个老太太谈何容易！又何况是别人家的老太太！但是，在钱家上下对胡家上下马屁咚咚里 这又算什么呢？

钱思亮夫妇人情冷暖

不料江冬秀老来认亲，好景不长，胡适突然在一九六二年死去。胡适一死，局面就更不同了，江冬秀虽然名为胡适未亡人，实际上，在干女儿干女婿眼里，已经与亡人无异。胡适死后五个月 七月二十日的《自立晚报》上 就有了这样报道：

上月的《新闻天地》上 有一则短短报道 那则报道

只不过有五六百字，占的篇幅非常之小，而偏藏一角，占的地位也非常的不重要。但是，仅只那短短的五六百字，却在海内外学术界，甚至全国人民心上，投下一个沉重的阴影。那篇文章上透露出来胡适先生的未亡人胡师母的若干遭遇，并毫不避讳地指出，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夫妇在胡适先生死后不久，即时胡师母有非常不友好的举动，像钱家把通往胡家住宅的后门封闭，钱氏夫妇见了胡师母理都不理等等。

这篇短文传出来后，不啻一声巨雷，每一个国人，甚至远在太平洋彼岸之美国学术界人士，都为之震惊，一则是以胡适之先生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且为我国一代思想大师，尸体未寒，未亡人竟已开始冷寞，一则是钱思亮夫妇和胡适夫妇的关系是太密切了，胡师母还是钱思亮夫人的干妈，胡师母未去美前，以及胡适先生返国期间，在台都是住在钱思亮校长家里，钱氏夫妇对两位老人家招待之好、体贴之微，乃社会上无人不知的事，而以钱思亮先生当初的地位及与政要方面的渊源，他之能荣膺校长以及达十余年之久，明眼人无不可看出与胡先生的鼎力支持有关。……

到了七月三十一日，《自立晚报》又报道如下：

钱思亮夫妇人情冷暖

胡适博士逝世以后，第一次传出有关他的消息，是他的义子媳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夫妇，见弃于胡博士的未亡人江冬秀女士，这一件不幸的事情被揭发以后，无异于